

<<鲤·因爱之名>>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鲤·因爱之名>>

13位ISBN编号：9787539932910

10位ISBN编号：7539932910

出版时间：2009-08-01

出版时间：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张悦然

页数：20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鲤·因爱之名>>

前言

卷首语 ——张悦然 这是一本让人难过的书。当然《鲤》书系之前所选的主题，孤独，嫉妒，谎言，都是探向内心最阴冷的角落。但与这期相比，还是显得轻松一些。那些角落之所以阴冷，是因为它们被隐藏着。所以我们做这些主题，我们探讨，我们承认，我们分享，这些都是疗治，是让光线照进黑暗里。但这一次，我们丝毫没有把握，这些探讨是否有效。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件无能为力的事。

在制作这本书的时候，无数次在文档里键入“爸爸”，“妈妈”这两个词，我变得非常想念他们。但我却不那么想回家。因为我在想念的，不是现在的他们，而是很久以前的。很久以前，久到我还是个不记事的孩子，久到我根本不存在。我脑子里都是一本黑白相册，锯齿边沿的照片，覆了一层朦胧的牛油纸，上面的他们，都还是孩子。和所有的孩子一样，他们流露出渴望。但他们非常陌生，既不像现在的父母，亦不像我们。这些孩子被永远封存在牛油纸底下，夹合在历史书页里，像脆弱的昆虫标本，始终保持着飞翔的姿势。

但飞翔，不过是个梦罢了。早夭的翅膀根本载不动几缕的风。我小的时候，母亲偶尔会说，妈妈小时候经历的事可多呢，等你长大了，可以把它们写下来。彼时她只是拿着我获得高分的作文本，随口感慨一下。她没有想过我会写作，甚或她根本不要我这样做。但我好像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比其他表姐妹，更需要把这些陈年的故事听仔细。我知道我要把它们记录下来，哪怕没有人看。世代流传，这句话，我总会冷不丁地念出来。每次我念出它的时候，都觉得世界变得近了一些。

世代流传，并且因为爱的缘故，我们做了这个困难的，也可能徒劳的主题。

<<鲤·因爱之名>>

内容概要

这本献给父母亲的书终于以我们所期待的面貌呈现在大家眼前。

还是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对父辈们就充满了疑问。

直至青春期，这些疑问一点都不曾减弱，有关事物的不同看法，也越来越走向两极。

争执似乎成了爱的宣泄口，而在最后一个80后也已经成年后，我们也开始寻求少年时这些疑问的答案。

试图知道，父辈们所经历的故事。

鲤，因爱之名中，我们试图了解那个特殊环境给父母亲所造成的或多或少的影响，我们也逐渐认识到，在他们变老的过程中，爱已经以另外一种面貌展现在我们眼前。

这本书也带着我们回馈给他们的爱，而这次的方式，是一次我们希望跨越巨大的沟壑，贴近他们的努力。

<<鲤·因爱之名>>

作者简介

张悦然，女，1982年出生于山东济南，2001年毕业于山东省实验中学，后考入山东大学英语、法律双学位班，现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系。

已出版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十爱》。

长篇小说《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图文小说集《红鞋》，主编主题书《鲤》系列等，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青年作家之一。

<<鲤·因爱之名>>

书籍目录

楔子卷首语态度 我们不能偿还你们的青春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故事 他说,你们的痛苦是芝麻 他在我到来之前 地球太危险了 就像一枚杜鹃蛋 给所有沉没的人 一个中学生的材料归档 与爸爸失散的叔叔们角色 瞎讲 世界不美了,却要懂得留恋镜子 亲密如隔世沙龙 再见,我们的少年偶像 伤痕图腾 女孩去哪里 少年情事老来悲 我是怎么替自己先锋派文学迷身份洗底的 我绝对喜欢余华 跳入被称为父亲的河流 那个少女教会我们的事 香椿树街的惨绿少年小电影 雾中肖像星相 普拉斯:没有父亲的天空,一泓黑水散文 父亲小说 寂寞是让人喜极而泣的事 时光,请等一等 脑子里的猫(外一篇) 人字旁 稀薄 我妈妈的悲伤(节选自《爱的历史》) 书中之书(评《爱的历史》) 附录:鲤·问卷调查

<<鲤·因爱之名>>

章节摘录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故事 丁丽洁出版社编辑 陈家渡27号门前的小巷，我的父亲从这里走出去，抱着他的课本，走下几个台阶，去到不远处的小学念书。那所小学是由一座破败的寺庙改建的，尽管简陋，却也有课间餐提供。每天上午两节课后，父亲用搪瓷杯子盛来课间餐的豆浆，小跑着送回家来给他的奶奶，然后再回去继续念书。

我父亲三年级的时候拥有了他人一生中第一双回力牌球鞋，十分的结实，他很喜欢。

比起夏天光脚跑在这条小巷子里要欢呼雀跃得多。

在此之前的夏天，他们兄弟好几个人都只能光脚在门口撒野。

穿了一个春天的鞋子，光脚触地的时候，是非常疼痛难以继续的，并且有突然暴露的微微羞耻。

于是他们就把脚丫子在地上来回蹭上几下，便一溜烟地跑开了。

陈家渡27号的老房子里有一间幽暗的堂屋。

每年暑假，返校的早晨，父亲和他的几个兄弟就会趴在那张乌黑油腻的八仙桌上飞快地补着暑假作业。

桌子中间放着一锅泡饭，并放在脸盆水里。

他们少年时代的夏天总是这样匆忙而欢腾。

在傍晚时分，家家户户把竹床搬出来乘风凉。

他们把竹床首尾连接起来，像表演武侠里的轻功一样在上面追逐打闹。

时常跑着跑着，某家的竹床就坍塌了，以沉闷的响声宣告一个夜晚狂欢的结束。

周嘉宁作家 前段时间与爸爸通E-mail的时候，他写给我一段话，关于很早很早以前发生在我们家弄堂里的事，我想那时他还是个小孩。

我的爸爸年轻的时候是个文艺青年，现在是个文艺中老年，其实那天我看到他写的这段话的时候，哭了一会儿，他是这样写的：“我小时候一直和外婆住在二楼的亭子间里。

对面三楼有一家人，一个白发的老太太和两个女儿。

老太太每个星期天要去做礼拜，听说是礼拜堂唱诗班的。

我去三楼晒台晾东西，总看到她坐在摇椅里静静地看书，腿上总是盖一条毛毯，很少看到她出门。

她的两个女儿听说都在音乐学院，一个是弹钢琴的，一个是拉小提琴的，我住在亭子间里经常能听到钢琴和小提琴的合奏，真是太好听了，大概是巴赫的音乐吧。

“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好听的琴声中断了，我知道那个时候巴赫的音乐是不能听的。

弄堂里有一阵子气氛很紧张，说要开始抄家了，说来抄家的人都很凶，要砸东西的，要用皮带抽人的，还要挖出藏在地下金砖。

我心里想老太太家不要抄呀，来的话肯定会把钢琴和小提琴砸了，将来就没有好听的音乐了。

“可是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天的半夜对面三楼动静很大，灯开得很亮，亮得有点吓人。

接下来是老太太很凄惨的叫声，造反派的吼声，我想这种叫声整条弄堂都能听到，我还听到那两个女儿嚶嚶的哭声。

后来一直持续到天亮。

第二天半夜，我又被吵醒，是对过三楼的敲门声，很猛烈的，还有叫骂声。

我朝上看。

对过没有开灯，我看到一条白带从窗口垂了下来，很长的，是用被单布撕开再连接起来的，叫我惊骇的是白发老太太竟从窗口爬了出来，死死地抓住带子朝下移动，我看不下去，心想主会保佑老太太的。

“几天后在小菜场听几个阿婆说，老太太家给封了，抄出了许多东西，老太太也消失了。

” 李鸣燕留学生 有天一家三口坐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不知怎么就说起了每个人的儿时理想。

爸爸说，你知不知道我小时候顶顶羡慕的是什么人，是邮递员！

那时刚刚学会了骑自行车，每天就盼望能骑着辆车在外面到处兜风。

<<鲤·因爱之名>>

可那个时候家里哪能买得起一辆车呀，三个兄弟个个嘴上不说，可一看到邻居家门口放的那辆28大自行车，就忍不住在附近转来转去。

于是我想，要是能当上邮递员，就可以每天骑车送报纸，工作时间就是骑车骑车，这简直是天下最好的工作了。

我和妈妈都笑得钻到了桌子底下。

然后我问妈妈，那你呢？

你小时候想干什么？

妈妈想了很久，说，好像根本也没想过，只是觉得，要是能有一台缝纫机，让我每天踩踩，做几件衣服，就不错了。

大概过了十年之后，爸爸终于买了他人生第一辆自行车：而妈妈，用她的缝纫机，给我做了所有我童年时代和长大以后依然能记起来的好看衣服。

葛希学生 妈妈有好多个兄弟姐妹，他们小的时候住在虹口区四川路的老房子里面，四个女孩挤在亭子间睡上下铺，舅舅作为唯一的男孩睡在外公外婆的房间里。

那时候那么多孩子的家庭都过得很不宽裕，所以他们晚上洗脸的时候，只用一个脸盆的水，舅舅第一个洗，然后轮到妈妈经常是最后一个了，妈妈说那水上都已经浮满灰白色的泡沫，而在她洗完以后，这水还不是就这样倒掉的，他们还要用它来冲马桶。

所以在妈妈还是个少女的时候，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出嫁，可以用干净的水洗脸。

Rah上海小青年 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在崇明岛学农。

学农的时候很无聊，但是他又有很多荷尔蒙需要释放怎么办？

我猜测，打飞机他肯定是打了不少了。

但是他有一件我妈妈并不知道的小秘密，就是他小青年时候的恋爱史。

他在去崇明的路上认识了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姓沈的小姑娘，这个姑娘比他大了一岁，长得很标致，我估计是发育得比较早吧。

我爸爸就一下两下把人家的地址要过来了，要跟人家做笔友什么的。

大概我爸爸那个时候的字写得比较好看吧，后来人家小姑娘和他写了好多时候的信，后来有一天，我爸爸实在忍不住，他觉得想要去那个小姑娘所在的农场见见她。

就像现在的网友见面一样的。

他给那个小姑娘写了信，小姑娘很快就热切地回复说，希望他早日过来。

我爸爸很起劲地从崇明岛的南边骑自行车骑到崇明岛的北面。

他从早上出发，快下午了才到那里。

和小姑娘匆匆见了面，和她聊了聊革命友谊（当中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也表述不出来）之后，爸爸就匆匆地骑着自行车回到了他自己的农场。

到农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九点的样子了。

爸爸说到这里，嘴角露出一丝甜甜的微笑，我觉得他那个时候挺浪漫的。

如果能在那里陪那个女孩子一起看日出就更加浪漫了。

张怡微作家 去年陪母亲回了一次她下乡的地方，由于当年田林地区隶属上海县，所以她的经历算不上大磨难，被分配到了塘湾镇，后又调去文艺分队。

我们坐公车一路颠簸，母亲一直问我，这是第几座桥了？

我一顶顶数，但恍然走个神就乱了。

我问她：“为什么要数桥？”

”她说：“从塘湾骑自行车，过了十二座桥，就到上海了。”

”我问她是不是常回去？

她说有时两周，有时一个月，屏不住，实在想家。

我又问单程要骑多久，她答三四个小时吧。

我骑车最远，是从复旦到徐汇的家，那时也是头脑一热，与同学闹着玩的。

穿越4个区，一路沿火车站路过最繁华的闹市，哪儿热闹往哪儿窜，当时还和同伴说，我们这也能算上“旅游N号线”吧。

<<鲤·因爱之名>>

到家花了4小时，浑身骨头骨脑都散了架。

还是走马观花，全无一鼓作气的决心，到后来实在骑不动了，进退两难，总不见得将车撂在路边，只能硬着头皮上。

事后想想，再也不敢做这样浪的事了。

上大学之后，我总嫌大学离家太远而赖在学校不想回去。

车程不顺利的话要一个半钟点，来回就是三个钟点，苏州都能到了。

所以我不怎么理解母亲为什么这么远一定要回去。

我权当她是骑车能手，她也一度自嘲自己屁股大，就是插队时骑28大自行车骑出来的。

我小的时候，她总是载着我去这去那。

我们家门口必经的就是宜山路中山西路那座修了十多年的桥。

从前她上坡很轻松，发力起来如风驰电掣一般，有时竟比下坡更有劲。

我靠在她身后很少同她聊天，因为她总是很专心，铆着股吹不破的劲，猪突猛进似的。

下坡遇到路面不平整处就是实打实吃一只“弹簧屁股”。

我坐在这样的主驾身后，没少吃苦头。

我想我要是屁股大了，那就是吃“弹簧”吃出来的。

宜山一带是我最熟悉的风景，中小学12年都在那里，从不知觉到知觉，生活的艰辛、漫长和无奈，似乎就是这么笨拙地踩踏出的经验。

我考上复旦那一年，母亲很兴奋，周周都要送我，还是用她那吃苦耐劳的座驾，经过中山西路那座桥，载我到桥下的轻轨站。

.....

<<鲤·因爱之名>>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石头也要开花的时候，忧患也该有心跳。
是时间成为时间的时候。
——保罗·策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